

佳作



作品：

我兄



得獎者：

蔡文騫

蔡文騫，一九八七年生，大學生，小實習醫學生，隱身台北的高雄人，自稱寫作十年，喜歡安靜敲鍵盤或者什麼事也不做。散文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獎、林語堂文學獎、懷恩文學獎、台大文學獎、全國醫學生聯合文學獎等。



得獎感言：

關於故事。我記得初升高一的那個夏天下午，某社團的學長在台上演講：「讓我們安靜，聽土地說話。」一開始我什麼也聽不見，直到愈活愈沉默，四處流浪，並且四處偷聽。

感謝評審老師，感謝所有的鼓勵與支持，我想林榮三文學獎是我的幸運地，而這一路我一直是夠幸運的了。

願我們都能繼續寫下去。比時間溫柔，比人生更殘酷。



我兄

十八重溪老厝。

在冗長的沉默以後，電話斷訊的連串尖銳響聲之前，父親一如往昔，懦弱丟下一句話後便落荒而逃，讓我獨自以不解和憤怒填補想像所有我被遺棄、排擠在外的時間和場景。

那是一個稀疏的聚落，一條命名奇特的小路，也是景美溪系的眾多支流之一，據說在拓墾之始，由山的彼端跋涉至此，必須翻越過十八道重重的崇峰峻谷，於是流傳下來的舊地名。

那是我離開的地方，我們岔開的路口。

是趕回去看你的地址；

亦是索引，用以指示辨識那連綿相疊而彼此遮蔽、分叉開散又交互匯流的記憶。

1

阿兄。

聽說回家之後，你就不曾再自深度的肝昏迷中醒來。不諳中文的嫂焦急地想向我說明你的病況。你全身似乎由裡而外地泛黃，以雙眼尤甚，像是嵌著兩枚窗外那正要沒入夜色的落日，放大得駭

人的瞳孔企圖攫取屋內所有的光線卻依然闐黑，望去幽深空洞，一如廢棄的煤礦坑道口。

印象之中，我們都最討厭像這樣的黃昏，因為此刻父親會回家，留下終日未換髒汗酸臭的衣褲、掃蕩一空的飯桌，還有和母親大打出手後凌亂的屋子，然後再度消失。

那些時刻，你會帶我躲到山坡的背側，父親的目光和吼聲看似兇猛但翻越不過小小的山頭，我們總是記得攜帶飲水和手電筒假裝要去進行一場探險（其實真正的用途是在暗暝天色中尋找小徑回家），卻從不曾真正進入礦坑，那些已被掘盡掏空的洞，吞噬了所有我們扔下的石頭、聲音，也像是反噬，以裂開的漆黑大口將小鎮的活力、父親的志氣都吃得一乾二淨。

你認得我嗎。

其實我也不敢肯定我認得你。

握你的手，四肢那樣冰冷羸瘦，脈搏久久一跳若有若無，卻是你仍然確實活著的唯一訊息。

你全身浮腫得厲害，我放手之後，發現竟在你的腕關節處留下五個蒼白的、深深的指印。我想起那些曾經落在你身上的，鮮紅色的、紫黑色的手印，還有條狀的、帶狀的，不斷滲出一道道鮮紅的小血珠的，各式各樣的傷。

沒關係，不痛。如果可以說話，一如往昔你必定如此回答我。我搖了搖床頭一小罐嗎啡藥片，摺得仔細的藥單詳細載明按三餐吃，嫂說你早已吃不下任何東西，除了一把又一把藥丸。

低頭瞥見你的肚子鼓脹如球，據醫師說裡頭都是滲漏的水，努力裝做以開玩笑的語氣向嫂說：還

好不是氣球，不然待會天黑山風一颳起，你豈不要被吹走了。

可惜不是氣球，不能帶你去進行一場我們一向嚮往的飛行，離開這裡，擺落所有的痛苦，過去和現在。

反而沉甸甸地將你壓在床板上，動彈不得。

2

石碇，一說因石碇溪中多巨石，住民出入常須跨越溪中大石，如跨戶碇。

傍晚時刻山區氣溫下降，空氣中的濕度以緩慢的速度爬升著，受潮的氣味開始在老屋裡流動蔓延，時間的河流忽然將我圍繞包圍。

我以為歲月裡的波浪都已逐漸和緩終歸平靜，原來處處潛伏暗流、漩渦，一不注意就被困在那些回憶的斷裂、空白或被掏空之地。

是父親發怒時，你沿屋後裸露石面的山壁與盤錯交纏的老樹根攀爬，一溜煙就翻上山坡，然後對我露出勝利的笑。

（可是我怎麼想不起來你如何下來的呢）

是你半威脅半誘騙地拉著我去尋寶，自告奮勇要打頭陣，閃身鑽入石頭屋腐朽的木門中，在裡面大聲喊我跟上，那因回音疊合而忽近忽遠、似淺似深，自洞穴深處迴響而來的神祕聲音。

（慢一點，我喊你，我喊時間的放映師）

是在幽暗的不見天街上賽跑，你較快較大的腳步很快將我拋在後頭，當我終於來到開口處，街口刺眼的方形陽光中卻仍然沒有你的身影——突然我發現，原來那比純粹的黑暗更恐怖。

（像是不斷重現的噩夢場景，這些故事片段總是以你的消失做結）

是母親與我離開那天，你始終別過頭去。

（你沒有哭，還是其實你有哭但我刻意刪除了這段畫面）

我小心翼翼地挪步查探，在散落的事件與事件，鏡頭和鏡頭間跳躍、跨渡，像個孩子般提心吊膽地一步步試探，摸石過河，那時間之河。

二說過去溪流深且急，小船可以溯溪而上，但停泊時必須繫石以碇泊，故名石碇。

有陣子我們小學裡同學最熱衷的活動是在河上比賽放紙船，看誰的船駛得快、航得遠，包括紙材、摺法以及放流的技術都是講究的重點所在，尤其後者，往往是我獲勝的訣竅所在。

大多數的紙船離手以後皆在視線可及的範圍內壯烈成仁，或者很快地擱淺在碎石礫堆中，或被小小的波濤、側浪所翻覆，又或者在紙張浸水後逐漸變形解體、不成船樣，也自然就結束了它短暫的出航。

而那些就此消失、成功揚長而去的紙船呢。

不知道是怎麼在孩子間流傳起的，可以向那些順流而去的船許願，多年後我甚至在電視報導上看

見，鄉公所為推廣觀光舉辦千人流放紙船祈福活動的盛況。

我們相信，能到達那些我們到不了的地方的，必有其不可思議的力量。

那時每日我想像、演練各種逃走的可能，試圖遠離老屋裡那破敗腐舊的氣味，和山中天氣一樣陰晴不定的父親，並且最終成功了。我確實在遠方的海港城市找到了前所未見的平緩、開闊的道路，每次聽到你的消息，一直懷有罪惡感也有偷偷暗自慶幸。

此刻坐在老屋裡你的身側，卻似是迴游的魚，聞到見到最初的，種種熟悉的氣息、痕跡。思緒為某種不明的記憶迴路召喚指引，在歲月不斷分歧、頹圯的迷宮裡找尋，是否有返抵起點、重啟生命旅程的可能。

在湍急的時光中我逆流溯源而上，期待能有一處下錨、安身之處。

3

故事是怎麼開始失控的。

必定有某個環節開始鬆脫，於是所有的事物都搖晃了起來，逐漸和想像偏離、脫序，終至通盤皆墨不可收拾。

或者父親從來沒想過，此地自曾祖、祖父年代起發展的煤礦事業，會衰落得如此之快，快到他從黑灰色的家族史中學習到的那些，他曾經擔憂戒懼的礦災、肺病都沒有機會襲擊他，他仍值壯年，他

的骨骼關節還沒有在長年的勞動中磨損、佝僂變形。

我不知道他是否也發現，避開這些看似礦工註定命運的他可能一點都不幸運，地底的煤礦日益枯竭，他生命中某些深埋的基底的部分似乎也被漸次掘盡，留下一個個難以填補的瘡痕空洞。

在驚慌失措中，他試圖一賭，再賭，終至輸無可輸，於是只能逃避、消失。

母親其實也是個賭徒，不過她勇敢果斷得多，她徹底放棄了父親那場頹勢畢現毫無勝算的牌局，決定自己走上人生的賭桌，而她最初唯一的籌碼其實只有她的決心而已。母親在南方港都的小攤生意因地點不錯隨都市的繁榮蒸蒸日上，我的學業亦十分順利，很多人說她賭贏了，但從她凝滯的表情與沉默裡，我知道她從來沒有真正贏，她只是看似沒有輸而已。

其實賭和選擇原來不過在一線之隔，無可選擇的選擇，就成了賭。

我嘗試以此理解你那些看似賭氣的選擇。

聽說從那之後你開始變得暴躁易怒，和老師同學的關係日趨惡劣，原本就喜愛各式冒險活動遠勝於念書的你，中學勉強畢業後也未再選擇升學。

幾次難得的碰面裡我亦曾天真地問過你有什麼計畫，你豪爽而有自信地笑說，你仍然記得我們的飛行夢想。從小看卡通，我們就對天際翱翔的畫面特別嚮往，也在角色扮演遊戲裡幻想自己是小飛俠、原子小金剛，或是頭上裝了竹蜻蜓的小叮噠，期待總有一天會擺脫重力的束縛，飛越山嶺、溪谷，去充滿可能性的遠方。

但我們不會是永遠長不大的彼得潘。

你過去鷹眼般炯炯而桀驁不馴的眼神出現了疲憊的暗紅血絲密布，當聽見類似問題時立刻警戒起全身的武裝，不耐煩地簡短回應——不知道、再說吧，加上那些你身上有意遮掩若隱若現的傷痕，讓你看上去極似一隻鬥敗、喪氣的公雞，當然不會飛行。

雖然你不願意提起，我仍然得知你也曾試圖離開，退伍後你和同袍到大城市去學做買賣、當機車行學徒，甚至做過酒店、賭場的圍事，但或者時運不濟，或者老闆欺騙狡詐，你沿台北的邊緣地帶，大河的兩岸努力繞了一圈，卻始終像艘載浮載沉的破紙船。

回到小山城後據說你鎮日酗酒了好一陣子，長輩們本來是半強迫地草草完成你的婚事，但組成家庭後你卻確實似乎再次力圖振作，日夜辛勤工作再搭上觀光休閒熱潮，這次經營烤香腸攤算是頗為成功。

最後一次見到你是在機場為你送行，你說存了一筆小錢，要和嫂一起回東南亞探親並且觀察市場有無投資的可能，第一次搭飛機的你顯然十分緊張，但我看見你眉宇間如鷹顧盼的神情，意圖就要展翅上騰。

可惜異國事業正方起步時，在生命轉彎處你的人生情節竟再度失控，潛伏已久的慢性肝疾忽然猛爆發作。

好不容易一切看似逐漸穩固、進展的的故事環節，又開始隨你上上下下的病情脫落、擺盪搖晃起來。

確定了嫂有我的聯絡方式，我仍得趕回島嶼南部準備明日的課業。

父親依然消失，或者是故意避而不見。

我要先返去了。

車子開動前最後一瞥，我努力想多記住一些什麼，與你或與我們相關的。

廢棄的運煤便道在河面上被截斷，手推車與運煤工人鑄像於橋斷處臨危而立，只要再前進一些些便將墜落溪床，細看那銅像的顏色竟與你因嚴重黃疸而褐黃黯沉的膚色無異。

遠方的高速公路橋墩從山谷間矗立升起，一盞又一盞車燈飛速奔馳向前，然後又沒入下一座山頭之中，它們總是經過，從不停留亦無法停留，因為這座小鎮並未設置任何交流道。

這樣的畫面是不是恰似某種隱喻。

再見我兄。

我注意到空氣裡飄浮著一股既甜且腥的氣味，像是山坡上大片爛熟的花，又似溪裡撈起的小魚蝦被遺忘在魚網中悄悄腐壞。

後來我了解那是末期肝病病人因氮血症而特有的味道。

但我仍然願意相信，在安靜的沉睡裡，你代謝、呼吸，吐納一生的回憶。



令人心酸的境遇

◎ 吳晟

在衰落的礦區小鄉鎮，在破敗的礦工家庭長大的小孩，兄弟命運卻截然不同。原本就喜愛各式冒險活動遠勝於念書的「我兄」，因課業不佳而失學，年少即流落社會底層為謀生嘗試各種行業，始終不順遂，在現實生活磨難下，「潛伏已久的慢性肝疾忽然猛爆發作」；弟弟（作者本人）則跟隨母親離開礦區，去南方港都經營小攤生意，母親的生意蒸蒸日上，他的學業亦十分順利。類似的故事在普羅大眾的家庭，有其普遍性。本文從探病起筆，一面敘述病況、一面切入回憶，交互穿插。當年「我兄」帶領弟弟在居家周邊附近的山坡，從事各項「冒險活動」，成為弟弟難忘的記憶。不刻意渲染手足之情，也沒有濃烈的情感語言，但在病況的描述中，難掩傷感與不捨；在往事的回味中，自然流露深切的情分。